

唐诗读至韦应物，生性浓烈、口味偏重的人，或者沉湎于盛唐的青春歌哭、流光溢彩，不甘心回过神来的，容易将他等闲掠过。但另一些人则被一种气息吸引，停下来细细地读，像雪天细细咀嚼梅花的花蕊，或者夏夜独自倾听竹露的声响。

但是即使是喜欢他的人，如果只是细嚼梅花或静听竹露般地嚼韦应物的诗，也难免会有一种误会——说得好听呢，可以说这位诗人本性宁静而恬淡，似乎天生有隐士之风；说得不好听，却是：此君似乎生下来就是个中年人，从来没有年轻过。类似的感慨，我在读《红楼梦》时因宝钗发过：宝姑娘其实是难得的，可就不像个少女，而且这种人好像一生中就没有一个阶段可以称为“少女时代”的。这是题外话。

说回韦应物。韦应物是京兆万年人。韦氏家族支自西汉时已迁入关中，定居京兆，自汉至唐，代有人物，衣冠鼎盛，为关中望姓之首。唐代民间流传这样的俗谚：“城南韦杜，去天五尺。”可见其显赫。韦应物的六世祖淡于名利，前后十被征辟，皆不应命；清高是一种必须付出巨大现实代价的终极奢侈品，君子之泽（门风、品德之承袭）也远不如俗世之利（权势和物质的积累）来得实在，所以到了韦应物的祖父，家道已逐渐中落。但这个家族有着遗传的良好艺术修养——其父、其伯父都以绘画驰名于世。韦应物，就出身于这样一个虽显赫却已败落、有着隐逸传统和艺术氛围的世家大族。

十五岁，他因“门荫”（祖上遗留给他的最后的好处）得补右千牛——左右千牛担任皇帝的警卫工作，通常由高级官僚的子孙充当，这是步入仕途的进身之阶，是许多人羡慕的远大前程的起点。韦应物如此年轻就成为玄宗的御前侍卫，这还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当时正是天宝盛世。多年以后，杜甫这样无限眷恋地回忆盛世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。齐纨鲁缟车班班，男耕女桑不相失……”

开元、天宝盛世就是这样国力强盛、百姓殷实的年代。在这样的年代，十五岁的少年当上了千牛卫。这是真正的少年得志，出入宫闱，扈从游幸，荣耀无比，于是尽情顽劣，豪纵不羁，无所不为，肆无忌惮。

关于这一段生涯，韦应物自己后来百感交集地写道：“少事武皇帝，无赖恃恩私。身作里中横，家藏亡命儿。朝持犗蒲局，暮窃东邻姬。司隶不敢捕，

立在白玉墀。”（《逢杨开府》）

诗人是这样回忆的：我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千牛卫，倚仗皇帝的恩宠成了一个无赖子弟。自己已是横行街巷的人了，家里窝藏的还都是些亡命之徒。早晨就捧着赌具（犗蒲为当时一种赌博）聚众赌博，夜里去和东邻的美眉幽会。就这样无所不为，司隶校尉也不敢逮捕我，因为我天天在皇宫的白玉阶前站着呢！

好个“司隶不敢捕，立在白玉墀”！活画出一个胆大妄为、有恃无恐、亦正亦邪、既无赖又可爱的少年儿郎的形象。不知为什么，说到盛唐游侠，读到“咸阳游侠多少年”，我常无端想起这个画面，觉得韦应物是少年游侠的一员——虽然他在体制内有个好差使。人的本性常常与职业无关。

因为年轻，因为自有一股江湖侠气，更因为带着盛唐才有的人情尽性的浪漫气息，所以，这样的无赖子弟，虽然让人“恨得牙痒痒”（《红楼梦》中凤姐语），但心底里还是觉得有趣、可疼。前人也认为：“写得侠气动荡，见者偏怜。（刘辰翁语）”偏怜，就是偏偏喜欢。

多亏韦应物自己记录了这一切，我们才知道这位很恬静很田园的诗人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历程，更让我们感觉到：当盛世繁华遇到青春年少——在横亘千年、厚重沉闷的历史山脉中，钻石般稀有而珍贵的发生几率，会带来何等“盛世气概”（乔忆《剑溪说诗又编》），好一场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，意气飞扬，痛快淋漓的大繁华大热闹！

只可惜，繁华很快就落幕了。安史之乱，玄宗奔蜀，三卫被撤，韦应物成了待业青年，而后国运转衰，他个人也陷入“武皇升仙去，憔悴被人欺”的流落境遇。

繁华梦断。幸亏还年轻，经受得起大幻灭和大觉醒，于是他痛改前非，折节读书，少食寡欲，常焚香而坐。竟是换了一个人！

代宗广德至德宗贞元间，他先后为洛阳丞、京兆府功曹参军、鄂县令、比部员外郎、滁州和江州刺史、左司郎中、苏州刺史。贞元七年退职。世人称他韦江州、韦左司或韦苏州，就是由这些官职而来。

安史之乱，对韦应物来说，标志着国运和个人命运同时发生大转折。等到他找到新的人生定位，或者说，等到他成了另一个人，这时候，整个时代和他个人，都繁花落尽，归于平淡，收拾弦歌，入了中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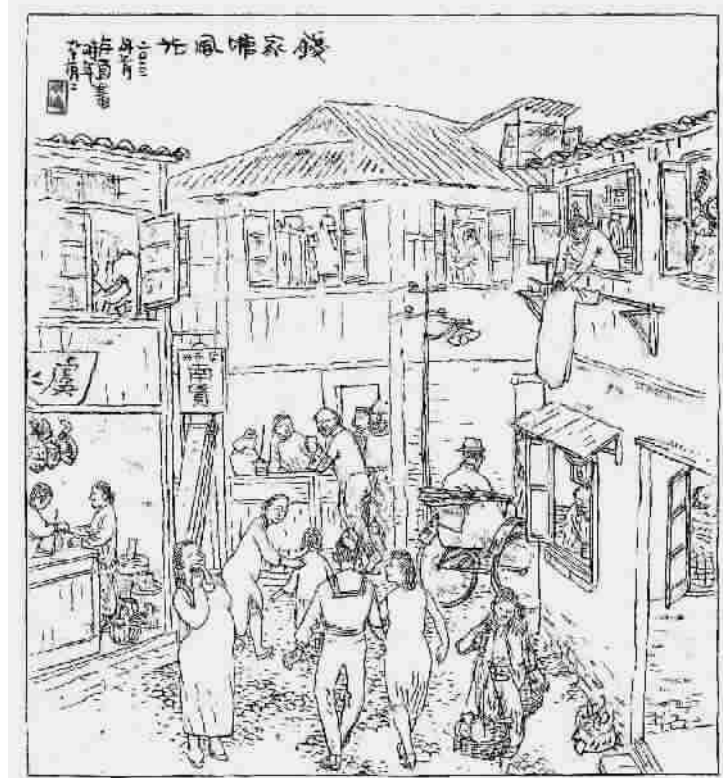
是这几年来喜欢韦应物的。作为青春岁月和八十年代有过部分重叠的人，如今“结束铅华归少作，摒除丝竹入中年”（清黄仲则句），现在正是读韦应物的时候吧。

与可凡合作大概有二十年了。感慨道：容易吗？！

外人常认为访谈者“不懂就问”，殊不知一个好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必须是“先懂才问”，懂的是基础知识，问的是更深的见地。我最喜欢看可凡的两类节目：艺术界人士的访谈和与上海相关的话题。可凡对戏剧、书画都有常年的研究，更重要的是兴趣和爱好，所谓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。他本人也是书画和古董的收藏者。这让他在与艺术家交谈时总能一拍即合，谈到点上。

从京剧的流派到国画的传承，他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，但又绝不炫耀知识，而是能够深入浅出道出不少典故传奇，使谈话趣味盎然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抢救性地采访了一批国画大家，使他们在生前就自己的艺术道路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可凡与程十发先生情同父子，老先生常常拿出自己收藏的明清时期的名家作品与可



钱家塘在淮海路上，此地的东面是陕西南路，旧称亚尔培路，西面是襄阳南路，旧称拉都路，南面是南昌路，旧称环龙路，北面临街有一幢公寓楼记得好像叫做淮海大楼，坐南朝北一排商店，大都是二三层的建筑。整条淮海路（旧称霞飞路）的闹猛到此段结束，但是就在这四圈圈的当中一块，即习惯称作钱家塘的地方却关关闹猛，其处有虞永兴南货店，有混堂（澡堂），有酒店，出入其间的有白俄男女，男的十有八九是酒鬼，女的涂脂抹粉卖色相。住在这区域里的中国人多是苦恼的一群。这块地首先是淮海大楼消失了一，再后来连转角处的第二食品商店一起被抓平了，这中间也曾闹猛过一阵，办过襄阳市场及小菜场。现今沿淮海路建起现代气派的大楼，南昌路一边是地铁10号线的进出站口了。其变化之大足以令人呆脱！

走街穿巷 忆旧事

“看得出戏？看得出戏？”

伴随着这句问声，记忆里的场景再次浮现。

那是爸爸伏在厨房的水斗上，踮着脚，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，正极力伸出手去调整装在窗外的电视天线。

而年幼的我坐在电视机前，脸凑得离屏幕不能更近。对着满屏幕的雪花，正努力辨认着其中图像。影影幢幢中，是简爱正沿着林间小道，走向她一生的挚爱。

“谁在那儿？”失明的罗切斯特侧着脸问。

我对着厨房里的爸爸

钱家塘风光

贺友直 图/文

我与简爱

沈秋伦

喊：“不要动哦不要动哦，看得出了，看得出了。”爸爸便真的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，等待我看完这经典的最后一幕。

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家里刚刚有电视机的那个暑假。由于当时普遍信号不佳，家家都用易拉罐自制了天线架在窗外。每当屏幕陷入混沌，剧情又在胶着之际，总得有人奔到窗前去触碰天线才能让余下家人看清图像。

这是上海快要脱胎换骨的前夕，每天生活里都会冒出新的事物：家用电视、冰箱、易拉罐、大哥大……而在所有新鲜的事物里，有一扇窗通往更新鲜的世界，那就是译制片。李梓、邱岳峰、毕克，他们所传递的声音不仅升华了剧情，更通过无数个小小的荧屏，与这一代上海人的生活长在了一起。

原来声音，仅仅声音本身就可以让人哭，让人笑，让人感到隐藏心底的欲望被人轻轻撩动而颤抖。

如今回想，那些黄梅天、台风天不能出门的日子里。全家早早买了《每周广播电视报》，用红笔划出了要看的译制片的名字。坐在电视机前的两代上海人：经历十年动乱上山下乡刚回到上海安定下来的父母辈，与即将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冲击和信息冲击的我辈。两种人生轨迹将走向不同向度之前，这些同看译制片的时候，是最亲密无间的日子。

那时候，出国留学还是极少数的奢望，进单位领薪还是大部分人的指望，做吃货喊着减肥的潮流还远未到来，精打细算节衣缩食依旧是上海人常被外省嘲笑的共性。什么都没有又将要什么都拥有的这个城市里，充满了躁动、充满了向往。而在那无数“向往”的尖尖头

《西游记》虽是神话小说，却能教人悟出个中三昧：猪八戒称“悟能”，凭着主观能动性，乐于享受生活；沙和尚称“悟净”，做到了心地清净，善于自我保养；孙行者称“悟空”，法力超越时空，终于修成正果。这就是在解喻生命的三重境遇：生理——心理——哲理。

生理是要一个“能”字，有它守门，可以保障健康。能锻炼，少疾病；勤能交往，不孤独；能学习，脑灵活；能娱乐，寻开心。古人云：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”不正是这个道理吗？

心理在于一个“净”字：心须正，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；心须静，“静能养神，静可生慧”；心须宽，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；心须诚，“巧伪不如拙诚”；心须善，“事虽小善莫大焉”。

哲理归结为一个“空”字。中国最古老的《易经》中有六个字，曰“功成，名遂，身退。”这个“退”字里，就包含着人生的哲学智慧——“知足”、“知止”。人生之有限，让我们懂得了珍惜；人生之有悔，让我们懂得了放弃；人生之有爱，让我们懂得了付出。

哭王运熙先生

李金坤

早春雨冷雪纷飞，垂牀惊闻泣血悲。律已宽人垂世范，尚真求是树丰碑。但求学界梁君影，却效王师雅者微。不忍仙游遽逝去，招魂夜夜祷来归。

上，译制片里所营造的世界是个范本。

母亲按照译制片里的女星着装裁剪衣物，父亲根据译制片改编自的文学名著买了书籍，我在雪花和雪花的间隙，屏息凝神地完成了情感的启蒙：“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，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，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。”

当日后识字，第一次看完《简爱》的插图普及本；当在大学里选修英语，为一本《简爱》而去比较版本；当多年以后初次踏上英国的土地，舍弃景点观光而特意找到勃沃思镇——因为这里是勃朗特姐妹的故乡。走了那么长的路，从童年的电视机前一直走到这里，坐在夏洛蒂1855年举行结婚仪式的小教堂里，那一刻耳畔一遍又一遍响起的，是李梓的声音。

“我回家了，爱德华。让我留下吧。”

倾听对于荧屏内外的人来说，都是一种收获。

